



打造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精神高地

——“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纵评

□王泉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经受了市场经济与网络传媒的双重冲击和挑战,终于走出困境,走出惶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近几年,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一流作家作品供不应求,年轻新秀不断涌现,优秀作品《草房子》重印一百次,优秀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发行上千万,优秀期刊《儿童文学》《幼儿画报》月发行量超百万,引起全社会对儿童文学的刮目相看。“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本届评奖,各地参评作品之多(共350部)、初评入围作品之多(计54部)、终评竞争之激烈(最终有20部作品获奖),可谓“空前”。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届评奖过程中,一些在小读者心目中有着较大知名度的作品,有关单位未及及时申报参评而未能入围,不免留有遗憾;也有一些曾获过奖的作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因而梅开二度,在本届评奖中再度获奖。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本届评奖虽有“遗珠”之憾,但无“混珠”之嫌。纵观初评入围与终评决出的作品,整体上反映了近几年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与审美追求。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始终将目标锁定在民族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努力力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提供时代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作品,加强儿童文学题材内容、文体类型的多样化建设,这是目前我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我国正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

第一,坚持导向性:以善为美,以爱为旗,打造良好的人性基础。

纵观本届评奖,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自觉地将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尽管当下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态环境有这样那样的混乱、陷阱、不尽人意,尽管有暴力、恶俗、垃圾充斥视觉感官,但只要一进入儿童文学领域,孩子们整体上获得的是安全、安定、向上,获得的是人性善与人间爱的滋润和陶冶。新世纪儿童文学坚持把导人向上、引人向善、养成儿童本性上的美德、夯实人之为人的 人性基础坚定地写在自己的文学旗帜上,用曹文轩的话说就是“追随永恒”。

黄蓓佳的《你是我的宝贝》、李建树的《真情少年》(此为初评入围作品,以下凡同类作品均以“初评入围”表明)两部长篇小 说之所以感人肺腑、一读难忘,就因为浸透在字里行间的作家对

人性美的礼赞、刻绘与追随。黄蓓佳一直抗拒世俗对童心的侵害,通过智障孩子贝贝水晶般纯洁的眼睛,不仅写出了善良者的人性温度与冷血者的人性丑陋,更将人性的光芒指向如何让每一个生命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李建树笔下的少年张军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背残疾同学林树上学、谋生,这决非出于“施恩”与“做好事”,而是基于两个少年之间彼此的欣赏、性格的投缘和对未来的共同追求,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尊重,真情与人性点燃的真作品。

儿童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金波的《蓝雪花》、冯海的《早安天使》(初评入围)两部长篇抒情童话讲述的都是关于牺牲、舍己、苦难、宽容的主题,童年的梦幻与现实的真情交相辉映,演绎着人间大爱的活剧。属于同样暖人心扉的作品还有彭学军调动童年记忆与湘西风情写就的长篇小说《腰门》、满涛抒写残疾孩子自强不息的长篇小说《一条会飞翔的鱼》(初评入围),以及张秋生的童话《爸爸狗和儿子猫》(初评入围)、安武林的童话《核桃鼠和他的伙伴们》(初评入围)等。

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艺术特征之一,在于人类愿望特别是儿童愿望的表达和满足。我们在李东方的长篇童话《猪笨笨的幸福时光》中看到了一种可爱的愿望表达与满足。天真笨拙的“猪笨笨”形笨实不笨,猪笨笨在猪妈妈满腔挚爱的呵护下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家倡扬了一种脚踏实地、自信满满、质朴诚实的人生价值观,透露出对普通孩子满怀爱意的成长期待。一样的美丽愿望,不一样的生命个体和成长经历,在众多作家笔下,化成了绚丽的人性光芒与生气盎然的艺术文本。我们在汤素兰的长篇童话《奇迹花园》、周静的长篇童话《跟着音符回家》(初评入围)、吴然的散文集《踩新路》、党兴昶的散文集《北方的家》(初评入围)、傅天琳的儿童诗集《星期天山就长高了》(初评入围)、萧萍的诗集《狂欢节,女王一岁了》、白冰的幼儿文学《狐狸鸟》、保冬妮的幼儿文学《元宵灯》(初评入围)、汤汤的短篇佳作《到你心里躲一躲》、孙雪晴的短篇佳作《我和妈妈的粥》(初评入围)等作品中,都能细致入微地体验到爱的温度和善的滋润,使千百万小读者获得一种高贵的、甜蜜的、诗意的,但也是沉甸甸的精神享受。而商泽军的长篇抒情诗集《飞翔的中国》(初评入围),则以宏大叙事的笔力与激越奔放的情感旋律,抒发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儿童炽烈的爱与赤诚的情,这

是大气之作、催人奋进之作,是儿童生命成长的精神补钙之作。

第二,坚持多样性:勇于开拓,善于创新,不断丰富儿童精神世界的审美空间。

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一个可贵品质就是不足、不守成,不断为丰富儿童精神世界的审美空间而探索、跋涉。曹文轩是其中突出的“这一个”。这些年他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由纯美小说创作转向幻想文学,多卷本《大王书》的第一部《黄琉璃》正是曹文轩力图扭转当今国内幻想文学“有幻想无文学”窘境的探索之作。作品以恢宏的气势,在美丑对照的原则下,书写永恒的善恶对决主题;并一改以西方巫术幻想为中心 的时尚思维,使小说在充满普适性的原始想象和哲理奥义的同时,又深具中国特有的审美意蕴和诸多东方文化元素。虽然这部作品在可读性方面尚需加强,但却为探讨汉语幻想文学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新鲜经验。张之路的科幻小说《小猪大侠莫跑跑·绝境逢生》也是一部富有创新气息之作,作品以“转基因计划”与“极限穿越器”的科学元素,传达了一个关于亲情、友情、正义的永恒话题。此外,翌平的长篇小说《少年摔跤王》书写的特殊竞技题材与勇于进取、矢志不渝的少年形象,董宏猷的长篇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初评入围)对幼儿心理的娴熟把握以及对幼儿题材小说的艺术建构,葛冰的《神龟“曹操”》(初评入围)、萧袤的《吐火者的后代》(初评入围)对童话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开掘,吴然、樊发稼、党兴昶的儿童散文《踩新路》、《小溪与湖泊》(初评入围)、《北方的家》(初评入围)所体现的对标准、优美的汉语书写的追求,萧萍、王立春的儿童诗《狂欢节,女王一岁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初评入围)所透显的诗人的超凡想象与描摹奇特意象的才能,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现实主义精神在魔幻、惊悚、刺激元素风行的当下文坛,依然被坚定地定格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坐标上。秦文君的长篇小说《云裳》(初评入围)、杨红樱的长篇童话《那个黑色的下午》《一灵魂出窍的猪》(未申报),均以儿童视角直接表现地震灾难,以儿童文学的叙事艺术阐释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生 活。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曾小春的短篇小说集《公元前的桃花》、胡蝶风的短篇佳作《想去天堂的孩子》(初评入围),紧贴现实的中国土地,揭示农村儿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

扎,与他们一起歌哭嬉笑,有苦难,有困惑,有憧憬,有希望,也有温暖与阳光。

关于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近年还涌现了一批“70后”、“80后”创作的抗战题材作品。薛涛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充满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将一位集顽童的孩子气与英雄主义于一身的少年满山刻绘得栩栩如生,是近年抗战题材颇具艺术魅力的优秀之作。毛芦芦以江南水乡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柳哑子》(参评)、殷健灵以上海“孤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参评)、童喜喜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童话《影之翼》(未申报),均是值得关注的同类题材作品。虽然抗日战争早已远离了我们,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凤凰涅槃的民族精神永远鲜活地流贯在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 中,成为激励民族下一代精神成长的动力。

动物小说与大自然题材的作品在本届评奖中十分引人注目。黑鹤的《狼烟河》,夹带着一股雄浑、悲壮 的东北丛林之风,并突出鄂温克族人独特的生存流光,在对丛林、人、动物三者复杂关系的细腻刻绘中,不断探索着天人和諧的共存意境,力图以文学的形式留下正在远去的那一段独特的民族文化剪影。沈石溪的《中华龙鸟》(初评入围)、牧铃的《艰难的归程》(初评入围)、金曾豪的《义犬》(初评入围),均是近年动物小说的可圈可点之作。位梦华的科学纪实作品《独闯北极》(初评入围),以大手笔表现北极的独特风貌,作者集科学家、探险家、作家于一身,以其故事全部出自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让我们惊奇地看到了爱斯基摩人与北极一样的厚实、辽远与梦幻。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达达木盆地》(初评入围)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大自然题材作品。以上这些作品,指向关于生命、关于生存、关于地球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指向关于力量、意志、挫折、磨砺等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根本性命题,因而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精神钙质。发展繁荣包括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少年科学文艺在内的生态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趋向。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张锦贻的获奖论文《改革开放30年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艺术成就与民族化特色,以及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独特的精神之美、诗性之美。这篇具有历史穿越感和质感的论文,是张锦贻的心血之

■言 论

“魔幻”要有文化根基

□王 苏

上“萝铃”与“罗琳”的谐音,更让反对者言之凿凿。事实上,这两本书是完全不同的,从立意到故事,到情节设置,丝毫谈不上模仿二字,萝铃之名取自于激情蔷薇rambling rose的音译,与“罗琳”谐音纯属美丽的巧合。大抵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同样会魔法,同样有所学校,同样有很多种族,同样有魔法咒语等等,让“哈迷”们有似曾相识之感。

西方魔幻作品有着西方传统的烙印,吸血鬼、精灵、恶魔、魔法、咒语……当这些植根于古希腊神话、占星术甚至《圣经》的元素出现在中国作家的笔下时,本土魔幻的尴尬随之而来,即便没有这些具体元素,但凡披上魔幻的外衣,都难以彻底洗清模仿的名声。当然,你可以说自己已经熟知西方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了解西方古代神话与传说,并且已经能够准确而熟练地运用这些元素,即使如此,你也只能成为西方魔幻文学的追随者,而缺乏属于自己的特色。

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和传统幻想文化中汲取营养,糅合历史与幻想,在创作理念和技术想法上学习西方魔幻,在具体创作时运用中国本土元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魔幻作品,是本土魔幻的真正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有《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榜》等优秀的神话典籍,更有精卫填海、女媧补天等大量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它们给中国本土魔幻小说提供了丰富

作,而她扎根内蒙古、毕生献身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事业的精神也让儿童文学界深深敬佩和感动。

第三,坚持儿童性:儿童本位,服务到位,营造多层次的儿童文学艺术格局。

儿童文学说到底 是服务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特殊写作。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充分关注并兼顾少年、童年、幼年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心理与审美趣味,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因而不同层次、不同题材内容的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的“多元共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格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原先“两头大、中间小”的艺术窘境(即服务中学生年龄段的少年文学与服务幼儿园小朋友的幼年文学发展较好,而处于中间核心层次的服务小学生年龄段的童年文学则长期薄弱),已有很大改变,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正在日益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我认为这是符合儿童文学的艺术本质与其特殊性的。近几年,小学生校园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十分红火,涌现了杨红樱、汤素兰、郑春华、伍美珍、郁雨君、郝月梅、商晓娜、赵静、葛竞、周志勇、王勇英、徐玲等一大批深受孩子们欢迎、拥有广泛“粉丝”的小学生校园小说作家。这一创作现象在本届评奖中自然也有充分反映,郑春华的长篇小说《非常小子马鸣加精选本》,正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性文本。这部作品全方位地观照小学生马鸣加的校园生活,细致入微地刻绘马鸣加性格中的真挚、急切、简单和虔诚,也有因无知、粗率、自私和小心眼而产生的笑 意。马鸣加的成长故事具有充分的文学真实性与感染力,既有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个性,因而这是一个立得住、传得开 的艺术形象,自然与一般的“类型化”写作区别开来。

近年幼儿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图画书的兴起,从引进到原创,佳作迭出。白冰的《狐狸鸟》是一部纯正、优美的幼儿童话,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将故事性、游戏性、童真童趣融为一体,语言流畅、明快、富于动感,深得幼儿文学“浅语艺术”的神髓。保冬妮、熊嘉、萧袤等,也有上佳的图画书文本创作。

青年作家的一茬茬涌现并立志献身儿童文学,这是繁荣发展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希望之所在。本届获奖的汤汤是近年涌现的颇有艺术潜质的童话新星,她的作品风格独特,艺术功力纯熟,既有浓厚的民间童话叙事韵味,又融入了多种现代艺术元素,使读者获得惊艳而深刻的阅读体验。“青年短篇佳作奖”曾先后推出过高凯、王一梅、林彦、三三、赵海虹、李丽萍等年轻才俊。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青年作家获此殊荣,更期待儿童文学后继力量的茁壮成长,期待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创造辉煌!

的创作资源。在这方面,成人文学的表现较为突出,如《搜神记》《诛仙》《佣兵天下》等作品带有明显的中国神话特色,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虽然它们有了一个更准确的名称——玄幻小 说,但是归根到底与魔幻小说同属幻想小说门类。

值得欣喜的是,儿童文学界也不乏具有中国特色的魔幻作品。早几年,年仅9岁的男孩张金阳就创作了带有中国神话特色的魔幻小说《秦人部落》:当年秦始皇派出寻找长生不老药的500童男童女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去了日本或是葬身大海,而是来到一个诡秘、怪异的地方……颠覆历史传说故事上新奇有趣的情节,让这部小说一面世就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历时8年创作的“大王书”系列,更是将历史与现实、幻想与文学融为一体,带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烙印,描述了一个烽烟瑟瑟、扑朔迷离的陌生世界,演绎了千军万马攻城、追击、迎战的宏大战争场面,刻画了一个少年王波崛起 的成长历程。

除了采取中国化的题材和背景外,还可以大胆地将西方魔幻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实现与民族传统艺术精神的接轨。前面提到的《萝铃的魔力》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虽然包裹着魔幻的外衣,但主旨讲述成长、讲述勇敢、讲述友谊,因为诗经《论语》等带来的灵感,并有不少关于中国菜、中国文字的情节设置,这使得其外形与西方魔幻相似,但其核心和实质却是中国的、本土的。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必须取舍得当。成人文学中,不乏过多渲染鬼魂观念、轮回转世观念以及风水信仰的魔幻作品,这对于理解辨别能力有待提高的少年儿童读者来说,是需要慎重以待的。儿童文学界,尤其是从事魔幻小说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需要注意和避免这一点。

“面具小鸡布莱兹”：旁帝的童心与诙谐

旁帝(Claude Ponti)是法国著名图画书大师。在欧洲,旁帝被称为能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相媲美的童书作家,他获得法国童书界最高荣誉奖项“魔法师特殊成就奖”,其作品“面具小鸡布莱兹系列”荣获1999年法国国家文化及图书馆联盟颁予的最佳图画书奖和2008年度意大利撒丁岛首届儿童文学奖等多项国际大奖。目前,“面具小鸡布莱兹系列”中文版已经由接力出版社推出。

“面具小鸡布莱兹”系列是旁帝的经典作品。戴红色面具的“布莱兹”天真、自由、充满灵感和神秘,他和鸡宝宝们 在简单微小的生活细节中创造出一串串突发奇想的游戏,宣泄着各种各样的快乐、生气、伤心、孤独和激动等强烈情绪,表达着内心的强烈愿望,激发着孩子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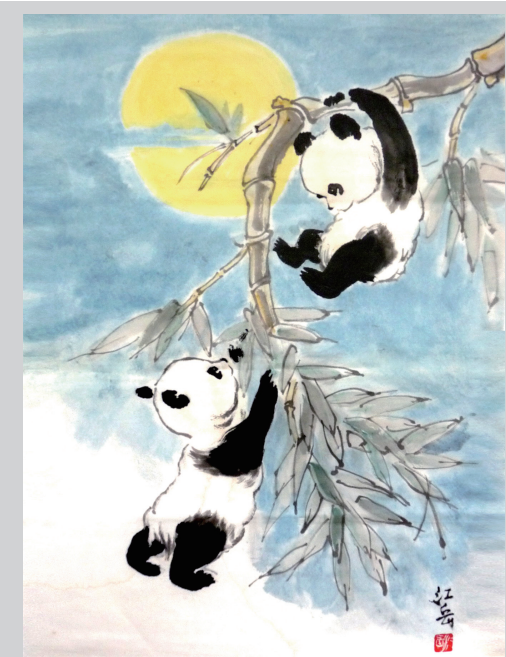
受约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布莱兹”的名字来自他非常喜欢的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法国著名数学家、思想家)和布莱兹·桑德

拉尔(Blaise Cendrars)(法国著名诗人、作家),他们的领域不同,但作品都有着极其现实和极其幻想的双重空间,旁帝希望在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小鸡身上赋予较深的文化传承。

旁帝浓烈华丽又细密夸张的笔触,经常在勾勒画面时添加一些有趣的细节,给读者带来惊喜;他的想象与夸张也从目录一直延伸到了每本书封底的条形码,为图画书增添了益智游戏和角色扮演等新鲜元素,开创了全新的图画书风格。

(刘秀娟)

■作家笔墨



月亮出来亮汪汪,熊猫山间戏竹忙。
攀上爬下竟自由,快活不负好春光。

熊猫(国画) 江岳图/文

■评 论

践行者的沉潜之作

□崔昕平

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的理论有助于剖析差异背后的原因。曾经,发生认识论原理为儿童文学找到了接受之维三层次的根源,人类学的知识为儿童文学勾勒了儿童原始思维的面貌。论著中明确提出,“儿童的天性是快乐、自由、游戏”,语文教学要尊重儿童天性,要发掘儿童的“灵性”,守护儿童身上“本能的缪斯”;提到儿童阅读接受行为的特殊性——“偏重直观感受,易于情感投入,善于模糊解读,拙于鉴别评价”。当我们对“儿童”这样的个体施以教育影响、文学影响时,心理学理论的介入就显得甚为可贵。

探讨儿童文学的相关问题,必然绕不开“儿童观”的命题。在儿童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学环境、承载教育使命时,儿童观的问题会凸显出来。该论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儿童观的生态意义”这一问题,直指语文教材编写中儿童观的缺失,冷静分析教材以成人的视角看待儿童,用名人、伟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甚至是“名人本位的儿童观”;并人深省地提出,“一味地让学习来侵略一切,同样还是传统成人本位对儿童观的产物”。在论者的剖析下,我们看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确是混淆了“完美”、“理想化的人”与“真实”、“大多数的人”:混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熏陶的概念。在这种状态背后,我们

看到了文学、儿童、儿童文学的集体缺席,看到了成人对儿童进行的文化控制与霸权。

应该说,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论著为数不少。但很多时候,二者虽然共处一书,却是“同戏不同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构成论著的一部分。这部《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则真正实现了针对语文教学主体的论述,儿童文学理论贯穿始终,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交相呼应。尤其是,著者以此为课题,牵头十个教学基地,联合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师共同参与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 的资料信息,也使论著获得了充分的实践指导意义。那些来自教学第一线的调查,如同为语文教学把脉,屡屡切中要害:阅读教学中心偏重认知教育,冰冷肢解作品,老师惯于“强势引导”,导致学生在所谓的“正确答案”面前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课外阅读中,教师放任自流,学生阅读面狭小,与丰富的少儿出版物形成强烈反差;教师在教学上模式化、简单化,与儿童文学精神背道而驰……

应该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在很多方面的确已经把住了语文教学缺失之脉。不少关于语文教学的论著也关注了相关问题,但遗憾的是,一到实际教学中,师生又被双双拽回了原貌。理论已经走向了前面,如何让它在实践中得到落实,是最为困难的。在孙建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针对每种语文教学内容的、具体的实践指导和教学范例。这源于课题组在教学第一线的砥砺与积累,也是这部著作最见效力的地方,它带给了我们一种践行的期待:让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理论真正地走进并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之中,落户、生根、枝繁叶茂。